

海外文叢

李歐梵·中西文學的徊想



OVERSEAS CHINESE WRITERS' SERIES

海外文叢

中西文學的徊想

李歐梵著

三聯書店香港分店

海外文叢

策劃：蕭滋

執行編輯：潘耀明

中西文學的徬想

責任編輯：蔡嘉蕓

裝幀設計：黎錦榮

封面繪畫：安霞

版面設計：馬健全

書名：中西文學的徬想（海外文叢）

作者：李歐梵

出版發行：三聯書店香港分店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號

JOINT PUBLISHING CO. (HK)

9 Queen Victoria Street, Hong Kong

印刷：旭日（深圳）印刷有限公司

深圳市上步工業區四〇一

版次：一九八六年五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格：大三十開（210×137mm）110四面

國際書號：ISBN 962・04・0471・8

©1986 Joint Publishing Co. (HK)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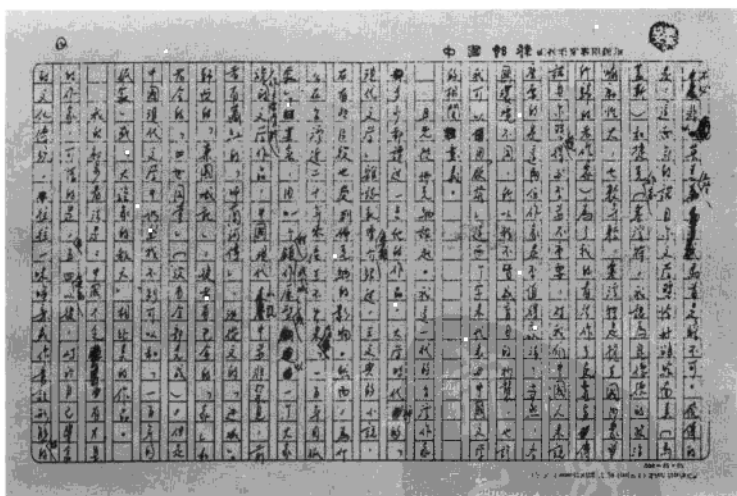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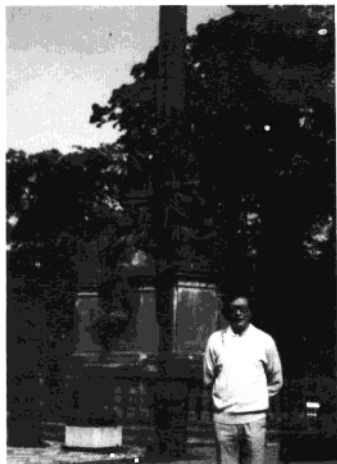
• 作者近照



• 在普林斯頓大學任教時（1973年）
：在德國海德堡（1985年夏）



- 在西柏林城牆邊（左起白先勇、李歐梵、陳若曦、鄭樹森、鍾玲，1985年6月參加柏林“地平線會議”時攝）
- ：與白先勇（左）在東柏林街頭（1985年6月）



• 在布拉格的“疫柱”前（1985年8月）
• 作者手迹

目次

1 自序

中國現代文學

5 五四文學與魯迅——傳統與創新

14 浪漫之餘

22 中國現代文學中的現代主義——文學史的研究兼比較

46 偉大作品的條件——談文學創作上的「構思」

55 劉賓雁和《人妖之間》

——在艾荷華一九八〇年「中國作家周末」座談會上的發言

64 高曉聲《李順大造屋》的反諷意義

西方現代文學

77 「語言與沉默」——人文批評家喬治·史丹納

87 作家寫作家：當代美國文學的危機

- 91 馬奎斯的《一百年的孤寂》敲醒了什麼？
- 95 「東歐政治」陰影下現代人的「寶鑑」——簡介昆德拉的《笑忘書》
- 104 世界文學的兩個見證：南美和東歐文學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啟發
- 118 一九八四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捷克現代民族詩人塞浮特
——訪問史維耶考斯基 (F. Švejkovsky) 後的雜感
- 124 附：塞浮特詩選譯
- 132 布拉格一日——歐遊心影
- 自叙和自白
- 155 「象牙塔」內的臆想——我的「書房」
- 161 書債
- 164 一個「閑書呆子」的自白
- 168 《七十年代》「學人專訪」
- 191 李歐梵小傳
- 192 李歐梵的著作

自序

這個「選集」，不能算是一本書，只不過收集了我近年來所發表的幾篇文章，又從兩本已出版的文集中抽出了幾篇舊作，又加上一篇訪問，兩三篇隨筆，勉強拼湊而成的「東西」。

我雖在美國學術界生活了近二十年，但這本集子也不能稱為「學術著作」（雖然有些文句難免沾染上一點「學究氣」），因為我的研究工作不足，論點也不夠嚴謹。

如果套用「雜文」這個名詞把它歸類的話，又覺得對我崇拜的魯迅先生有點不敬。所以，這個集子在形式上實在是相當不成體統的。

不過，這些文章在內容上倒自有其一致性，反映出我近年來所關心的兩個主要問題：中國——特別是大陸的——當代文學，和世界——特別是東歐和南美的——文學。而這兩個主題，在我的心目中往往是互相溶滙的；後者對於前者更具有啓發性。

從這個內容上的兩大前題看來，我倒是一個貨真價實的「二道販子」（這是一位中國大陸作家賜給我的一頂「帽子」，我反而引以為榮）；我雖然只對美國學生「販賣」中國文學，然而對於中國作家和讀者，倒是不分中外，甚至於把我所心慕的兩種外國文學——南美的和東歐的——強加在中國文學作品上，這是我故弄的「玄虛」。至於我這種販法是否有價值，或行得通，我非常熱切地期待讀者的意見和批評（但請仍以這

些「作品」為主，不必對「作者」作人身攻擊。

二十多年來身在海外，由於環境的影響，我始終徘徊在中西文化之間，甚至變成了一個不中不西、又中又西的人，關於這一點，我在經過一番「認同危機」之後，終於感到還是應該面對現實，直認不諱；就個人的心態和今後的取向來說，我覺得也不必在這個文化的夾縫裏自哀自憐了，而應該更肯定自己的「邊緣人」的地位，向中國文學的「內陸」作點積極的批判工作，也許由此可以有所建樹，對於海峽兩岸的中國人提供一些文學和思想上的靈感，那麼，這本集子也就不浪費篇幅或讀者的寶貴時間了。

這本集子定名為《中西文學的徊想》，也許在中文用字和語法上不太恰當，然而我的一個知心朋友却覺得頗有意義：事實上，我的種種想法，都是自己徘徊在中西文化之間而輾轉「徊溯」的產物。

雖然有「徊想」，但目前並不能成定論，這當然和我目前的心緒有關：我雖已人到中年，但還沒有達到孔子所說的「不惑」之境，思潮仍然起伏不定，觀點當然更不能統一，而隨着自己的閱歷而變異。我自認為是一個「開放型」的人，所以更時時督促自己吸收新知，廣徵不同的意見，以便修正自己的思想。

我這種「徊想」式的心路歷程，注定是曲折迂迴的，也不一定有始有終，甚至這篇序言，也不能算是什麼「開章明義」之作。我今後還會斷斷續續地寫下去。

依照序言的慣例，我在此先向所有關心、愛護、和批評我的朋友致誠懇的謝意。

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三日於艾荷華城

中國現代文學



五四文學與魯迅

傳統與創新

什麼是「五四文學」？

從文學史的觀點來說，一九一七年由胡適、陳獨秀、魯迅等人在北平《新青年》雜誌發佈的新文學革命，可說是五四文學的開端。接下來的十年（一九一七—二七），可說是五四文學的發展時期；再接下來的十年（一九二七—三七），則是目前大家通稱的「三十年代文學」。五四文學和三十年代文學之間，有很自然的密切關係，也有相當的歧異之處。我今天要說的是一九一七—二七這個時期，五四文學的大致發展情形，用一種淺顯的綜論方式，向大家介紹一下。

什麼是五四文學呢？凡是讀過胡適作品的人，大概都知道：所謂五四文學就是指一九一七年所謂「文學革命」而產生的白話文學。陳獨秀在一九一七年提出的五四新文學三大口號是：①建設平民的、抒情的國民文學；②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③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所以，基本上，新文學打出來的口號就是平民文學、寫實文學、社會文學。我個人認為，除了白話文寫作和這三大重要口號之外，五四文學還有一些其他的特色。最重要的一點是：早期五四的作家，往往和傳統發生非常複雜的關係；他們的作品中有許多中國傳統的影子，所以我要特別說一下五四文學的傳統與新舊的問題。中國有綿延久長的傳統，不可

能一夜之間就被五四的知識分子打倒。也因此，很多五四的知識分子，雖然在意識形態上是反傳統的，但在創作心態上，有很多還是傳統式的。

我認為五四文學最重要的文學形式是短篇小說；新詩和散文雖也同時發展，但表現得最光輝燦爛的應是短篇小說。到了三十年代是長篇小說；四十年代才有戲劇和其他的形式發展出來。為什麼五四文學的特色是小說呢？胡適曾經這樣說過：中國活的文學傳統是戲曲小說，而不是詩詞歌賦或古文和八股文。所以，胡適認為：要寫新的、活生生的文學，一定要用活生生的語言和形式；對胡適來說，小說正是一種最活生生的形式。

「傳統小說」的舊瓶裝上「新思想」的新酒

事實上，在五四以前，中國小說就已有非常出色的發展。明朝中期以後，對文學最有貢獻的文人，都是以小說為創作的形式。到了清朝中葉，十八世紀，中國小說已發展到了巔峰時期。《紅樓夢》和《儒林外史》，可說是這一時期的經典代表。《紅樓夢》雖然是章回小說的形式，但包含了許多散文、戲劇、詩詞、歌賦的成份。我認為，中國小說發展到了十八、九世紀，在內涵上要比當時西方的所謂寫實主義小說的內涵大得多。它們不止是一種散文的語言結構，而且包羅萬象，什麼都有。所以，在藝術上，中國小說已發展成一種主要的潮流；取代了詩詞歌賦、八股文和散文的發展。依我個人的偏見，十八世紀以後，中國已沒有什麼好的舊詩和散文，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學形式是小說。到了晚清，小說的受重視和歡迎，已經是很普遍的及於各階層。上層階級的人喜歡寫小說，而下層階級的人也喜歡看武俠小說或才子佳人小說。梁啟超提出「新小說」的主張，就是想把中國傳統小說的舊瓶，裝上「新思想」的新酒。他所說的「新思想」，就是小說要改良社會、改變中國的政治制度。他提出「新小說」的主張，就是希望把中國小說從一種通俗的消遣品提升為一種嚴肅的知識工具，使它具有改革和教育的功能。因此，在胡適談小說之前，事實上已經不知有多少人為他做過鋪路的工作。他所提出的中國俗文學活生生的傳統並不那麼驚人；他最看重的是白話文的問題；他認

爲白話文就是要寫當時人所說的口語，而不是古人流傳下來的語言。《紅樓夢》、《水滸傳》也是用白話文寫的，胡適雖然很推崇它們，却還是認爲現代的白話文學要用現代的語言。怎樣才算現代語言呢？這個問題就比較複雜了，所以五四初期的小說家，往往在語言上發生相當大的困惑，寫出來的白話文和說的白話之間仍然有一段距離，形成了五四文學的另一個特色：語言上的不穩定性。

還有一點我要提出來的是：雖然胡適和陳獨秀提出新文學的口號，他們自己寫的文章，却大部份還是議論文。因爲他們是所謂的高級知識分子，而中國高級知識分子的傳統是寫詩和議論文或古文的。胡適雖然寫過新詩，可是以現代的眼光來看，他的新詩只是把五言的東西用白話寫出來押韻而已，並不非常好。但至少他證明了自己能寫白話詩。早期的五四新詩，大部份都不好，要徐志摩、聞一多、戴望舒等人興起之後，才把新詩帶入一個較高的境界。

所以，我認爲在五四時期，新詩沒有小說重要。雖然胡適和陳獨秀都鼓吹小說，但真正寫小說的並不是他們，而主要的是兩個重要文學團體的成員。一個是一九二一年創辦的文學研究會，一個是創造社。後來還有新月社和其他的文學團體。這些文學團體的設立，目的是爲了提升寫作的意義；寫作不再只是一種消遣，而是一種非常嚴肅的工作；在內容上不止需有新的思想，在形式上也需要創新。這些文學團體的成員，不約而同的都開始嘗試寫短篇小說了。

魯迅從「吶喊」到「彷徨」

中國的小說傳統，基本上是以章回爲主的長篇系統（雖然也有短篇如明朝的三言二拍）。爲什麼五四時期的作家，改寫短篇小說呢？一個粗淺的說法是當時的作家大多是年輕人，生活方式並不穩定，常常到處跑，喜歡喝酒、交遊、旅行，有的人還要教書、開會等等，沒什麼充裕時間坐下來從容寫長篇。但更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在下意識或上意識之中，寫短篇是爲了故意反抗中國長篇章回小說的傳統。章回小說用的雖也是